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唐 語 林

(中)

王 謙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唐 語 林
附 校 勘 記
(中)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元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餽。乘馬而去。

元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原註)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案此。下原闕一字。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元。韋無忝。陳閔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元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豬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

上爲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概。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瑀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

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元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卽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元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靄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遣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元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元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旃然。卽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爲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原註〕妾也。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尙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爲汝

父離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瑄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遽命杖殺之。後爲彝之外家報怨。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頎。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鑿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

有匡廬符山人。遣童子賚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註)無雙即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強就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家。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于公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幃幌奩匣。悉爲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青蛾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以繒帛贖行。爲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故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章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章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即延入與韓夫人。(原註)吏部之姪。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啓曰。昔于羣小。專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

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鑊子濤。悉能拔檣角。觚之戲。翌日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爲炙狀。瘤魁之櫛。(原註) 魁酒鐘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檣櫛瘤爲之。或銅鑄也。坐于地茵。大拌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麤莫敢就食。獨五千瞑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觚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扃鑰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騾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旣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寮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

大邱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卽邱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觀此形骸。足可駭歎。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爲一絕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賣其家牒。求謁不得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木耕田宗無故舊。復邀

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曰告身。卽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爲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卽位。裴爲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原註）楊素有大功。封越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羨。越公越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婿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卽某女之婿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喜。

元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爲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爲八磚學士。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爲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

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爲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爲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旣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案，此下有闕文也。」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爲中鳩。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嘗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于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卽自起去簾鉤，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褰，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閭巷有衺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洛宮，曰：「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

兩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李錡錡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泝公勉爲開封府。鞠囚有意氣者。咸哀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厚迎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死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毬。聞判官張儉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澗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爲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于包侍郎佶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迺包誼也。遂默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羨

進士張倬。濮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暮老無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瘁。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

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章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原註〕大手筆李杜姚宋〔原註〕亦曰蘇宋蕭李〔原註〕文章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章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註〕酷吏員推章狀〔原註〕能吏又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未污袍赤公聞之爲奏章服焉

韓僕射臯爲京兆尹韋相貫之爲畿甸尉及貫之入爲相臯爲吏部尙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臯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荆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尙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案儉素趙璘因話錄作異數壽考爲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爲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尙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尙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尙書尙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尙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禮部尙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調好腳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爲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胡尙書証河中大傅昭公鎮河中尙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尙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尙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尙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羣門生也。紇干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敕頭孫河南穀。先于鴈門公爲丞。紇干封鴈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閒。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見橫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于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爲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爲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爲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爲新婦。扶出來田舍。勦勦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誤。或是當時俚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寬。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爲尙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卽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爲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爲監察御史。孔爲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蟻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主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凝。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興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赴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顏氏。

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嘆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助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

號爲點頭崔家。澹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爲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爲首。咸通中李都爲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涓強侵爲麤。卒不取焉。涓卑屈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琅邪王氏與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貴。號饑頭。王氏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己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鍛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卽皆拜第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敕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爲得人。竟亂筦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讓能貴爲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卽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後有瓌值韋羅甲。又曰。瓌值都雍。識卽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江泊。李巖士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顥。竇紉。蕭嶰。極有時稱。爲

後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鄭延昌相公爲京兆尹兼知貢舉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矚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士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郎隲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隲時在幕爲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原註〕杜佑佐懽德與壽李珣佐牛僧孺幕後與使主同爲相

鄭裔綽爲浙東觀察使奏侍御史鄭公綽爲副使幕客與府主同姓聯名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巖院官鍾幅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顯門生後粹爲東陽守冲爲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攜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汴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爲子皆聯子案此句疑有訛誤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韋都尉保衡常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爲閣長都尉欲以知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攜在中書以爲恥廣明元年乃追盧渥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于蜀代之放十二人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元宗旣誅韋氏。擢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傷逝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旣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

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歷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隨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刺史竇宏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得必矣。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舊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鷓鴣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鷓。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鷓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于是敕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復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尙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于前。未嘗少悅。往往瞠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于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誦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興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詞聲態宛轉。錫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何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敗。因入宮。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爲人所薄及登第歷榮顯掌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蜀關而致和其詩以寄播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者久之

杜函公喪公主進狀請落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銜有駙馬字悽感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殞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虜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爲潞州府判官鞠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壠遂得歸葬

栖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卽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迹猶在後爲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爲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葢

剖析奧旨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卻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待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宏。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蔣。良逸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爲表飾。呂侍郎渭。楊侍郎憑。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敝衣。欣然就轡。到郡亦終無言。卽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者。持一絹襦來施。良逸對衆便著。坐客竊笑。不以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衡門。卽于門外坐。輒塔著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譴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郎。不久卽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郎中溫爲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良逸下繩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塔。先生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爲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卽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含宏有操。尙時人以爲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見。

事良逸。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含宏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含宏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含宏。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說。旣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含宏次年卒。桐柏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汧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爲南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和已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白居易少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敍。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登眺嵩洛。旣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思之不忘。遂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卍角僕烹魚。煮茗。沂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兩京亂。竟不罹其禍。

李尚書褒。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爲吳興。次子昭爲常州。當時榮之。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

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勳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寇死浙中。方干詩名著于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沮始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鼈叟。酒徒呼爲漫郎。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大歷中。關東饑疫。人多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爲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廬藏用之甥。不仕。鄉里號爲雲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最曉茶。鞏縣爲藝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爲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閩鄉。拜右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賢媛

高祖乃煬帝友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會。煬帝目上呼爲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目某爲阿婆。而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來歸。羞味進于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元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祕。後漸出。遍于天下。乃爲至賤所服。婕妤好生。延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盡高。方輿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

操爲中表所推。元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爲我求之。嬌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

元宗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元宗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尙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劉旣寡居。奉道受籙。于吳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潏。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尙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綠衣乘簡。謂之參軍。樁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爲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參軍。樁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頰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卽柳晟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芳爲掌書記。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譫。嘗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

先來告。及趙夫人輿至。王降階。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可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爨。子儀自捧饌。而趙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一往。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縑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唐語林卷五

補遺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補遺四卷並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略以時代爲次

無時代者編附于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急擊之必退散無能爲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盎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似樹辰在金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而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勤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勤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椀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勤

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勸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勸曰平生誓共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願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勸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勸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刎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虬鬚客姓張氏。赤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橋驛。既設牀。爐中煮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敲臥。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氏。臥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以頭貯囊中。以七首切心

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真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爲。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候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鬚默然。于坐末見之心死。飲數盃而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匱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弈碁。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弈。虬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碁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弈罷請去。旣出。謂虬鬚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因其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

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綉盒。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既畢。又請更衣。衣甚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褐裘。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真天人也。于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鬚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佐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覲。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扼轍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

臣請輿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驛山高麗與鞞鞞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于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爲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爲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平陽公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堵盡往，獨與薛歡語，屢稱其美。因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于舊日。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

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尙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檔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爲兵部尙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侯君集家有金篋二。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太宗病出。英公爲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而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

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腦癰殆甚。待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卽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

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尙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真。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爲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爲潁川太守設匭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銛笛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卽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爲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搥其鼓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尙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爲衛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闔闔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卽位其後河間王孝琬爲尙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樹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憫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恆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予懷。可贈諫議大夫。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爲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于紹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叩鐘磬。使闈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千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鏽磬數處。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竊曰。此人卽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攝衛。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懷舜授遊擊將軍。歷內外兩官。則天嘗云。懷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衛將軍。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脚躑躅。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卽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謂今同丁令威也。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卽宋之間也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間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張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爲張卿所罰不枉也。

張柬之等旣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旣行陰雲四霽萬里澄廓咸謂天人之應。

中宗時兵部尙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尉陳設尙書省各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旣而吏部船爲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卽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爲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聞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爲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藉長闌干飯遊匙難縮羹稀筍易寬只可謀朝夕。

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卽位，召之，詔下而令之已卒。

景龍初，有韓令珪起自細微，好以行第呼朝士，尋坐罪爲姜武略所按，以枷錮之，乃謂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姜武略應云：且抵承曹大無煩喚姜五。

兵部尙書韋嗣立、景龍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

中宗崩，旣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于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和元祐爲貞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變幸而意及兵戍，韋氏命鞠于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爲千牛衛長史。

韋鏗初在憲司，邵昊、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卽位，及詔出，昊、嵩俱加朝散，獨鏗不及。昊、鼻高，嵩鬚多，並類鮮卑，鏗嘲之云：一雙獠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鏗白肥而短，他日忽于承天門，風眩踣地，昊詠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脚被鎚，莫怪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

郝昂性捷直，源乾曜嘗戲之曰：謝安云，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郝曰：猶勝以氏爲禿髮，若不遇後魏道武，稱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與杜黃裳同學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郝以安

祿山僞官貶歙縣尉黃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明皇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尙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咸至大官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探捕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汝南王璉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其旨每隨遊幸常戴研絹帽打曲上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簷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喜賜金器一廚因曰花奴（原註）璉小字資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原註）上于諸親嘗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搗挹衆皆歡賀

廟夫子在西廡之下。武德初，并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西方。貞觀中，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兩楹南面正位。十哲東西侍立。又封顏子爲兗公，閔子爲費侯，伯牛爲鄆侯，仲弓爲薛侯。冉有爲徐侯，子路爲衛侯，宰我爲齊侯，子貢爲黎侯，子游爲吳侯，子夏爲魏侯。曾參以下並爲伯。其兩京文宣廟、春秋二仲釋奠、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而無樂。

學舊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謂之監官。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尋屬邊戈內擾，館宇至今不立。

元宗時，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變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元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爲相，竊知上意，及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穫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其遵劉說，唐承

隋代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尙黃。旗幟尙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上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爲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士德。惟新賦。卽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爲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鄴介二公焉。

扶風太守房瑄。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潛申國忠。以取可否。

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曠以娛之。呼選人名。引人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鬚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爲變怪不測。有邢和璞者。善算術。視人投算。而究其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方甚。便以汁進。果果遂引飲三卮。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鏡視其齒。盡焦。且顰。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乃于懷中出神膏。色微紅。傅諸墮齒。空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元宗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未畢。如覺雲氣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祕異之術。最善隱形之術。就公遠勤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爲之。則隱沒。人莫能測。若自爲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宮人每知上之所在也。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幘。置于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逢公遠乘驛于路。笑而謂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四顧淒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益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尚滅度。留一物封識。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不諭其意。及幸蜀間。乃知其深意。方歎異之。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曰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爾召龍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使強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辭不獲已。遂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子水鉢中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頃沒于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尺素騰上。旣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盡沾濕。孟溫禮爲

河南尹目見其事。溫禮子嘗言于李栖筠。與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回風。昭昭然遍諸耳目也。

元宗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元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賜安祿山哥舒翰。虢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于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元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厲己。因前進曰。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志。

申王有高麗赤鷹。每獵必置之駕前。目之爲挾雲兒。

元宗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悶絕。黃幡綽奏曰。大家年幾不爲小。聖體又重。儻馬力旣極。以至顛躓。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堵等與諸色人爲之。如人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爲樂耳。傍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知樂。上曰。爾言大有理。後當不復自爲也。

元宗問黃幡綽是物兒得人憐。是物兒者。猶何人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號安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常危懼。上俛首久之。上又嘗登北樓望渭。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對。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又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飯。直及上前。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歡帝。或曰。鄭滁州臚于曲江。見令史醉臥池岸。云更一轉入流。又開元中。上與內臣作歷日。令高力士挾大箴。置黃幡綽口中。曰。塞穴吉。幡綽遽取。上前。羅內靴中。走下曰。內

奏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丞相言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知之？幡綽曰：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又黃幡綽滑稽不窮，嘗爲戲，上悅，假以緋衣。忽一日，佩一兔尾，上怪，問答曰：賜緋毛魚袋，上謂曰：魚袋本朝官入閣合符方佩之，不爲汝惜，竟不賜。打毬，古之蹙鞠也。漢書藝文志：蹙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爲之，實之以物，蹙踢爲戲。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蹙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毬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叟劉綱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于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以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之耳。今樂人又有踢毬之戲，作彩畫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躡，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踢鞠之遺事也。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篋纜，今代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胸前，分兩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爲界，震聲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爲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朋竟輸，韋巨源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技女自繩端攝足而上。往來倏忽。望若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六尺。或踢肩踢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可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衛倉曹參軍。自兵寇覆蕩。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爲之。

明皇在禁中。欲與姚元之論事。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左右以步輦召之。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原註〕鼓樂部行丐亂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是宋開府

所爲。嘗與明皇論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須魯山花籃。然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原註〕去聲。肯。〔原註〕

去聲。據此。乃漢震第二鼓也。且類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鼓。非羯鼓明矣。〔原註〕

第二鼓。左以杖。右以指。開府又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

上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開

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沈亦知音。貞元中。集樂錄三卷。德宗覽

而善焉。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設有舛乖。悉可言之。沈沉

吟曰。容臣與樂官商榷條奏。上使宣徽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上。樂工多言沈曾不留意。不

解聲調。不審節拍。兼有贖病。不可議樂。上頗異之。久之。召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聽。若迨于聲律。不

致無業。上又使作樂曲。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

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駭。令主司潛伺察之。旣而琵琶工爲人訴稱六七年。前其母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鞠。遂伏罪。其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召對。每令沈察樂。樂工悉惴恐。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李龜年。彭年。鶴年。弟兄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豎櫃也。後數年。又問。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杖。杖羯鼓。後留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捲中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聞鼓。捲只在調豎慢。此捲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爲破。後其地盡爲西蕃所沒。破其兆矣。上愛幸安祿山。呼之爲兒。常于便殿與楊妃同樂之。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楊妃。上顧而問之。不拜我。而拜妃子。何也。祿山奏云。外國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此腹中何物。而大祿山尋聲而對腹中。但無他物。唯赤心而已。上以其真而益親之。

張巡將雷萬春。于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之。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諜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曰。向見雷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與潮書曰。僕誠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聖主。疇則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須展志。云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入膏肓。坐親斧鑕也。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賊氛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于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勵將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曰。岿巖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時雍邱令令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衛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衛耳剽所得。濡毫有遺。所冀多聞補其闕也。又說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所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鳩翔。危堞龍護。皆文武雄健。士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是一張僕射耳。則張巡許遠之名。焉得以光揚于萬古哉。巡性明達。不以簿書介意。爲真源宰。縣有豪華。南金悉委之。故時人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聞之。不以爲事。

吳道子訪僧不見禮。遂于壁上畫一驢。其僧房器用無不踏踐。僧知道子所爲。謝之。乃塗去。

王維畫品妙絕。工水墨。平遠。昭國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人有畫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舛。

王維爲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

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飲宴。

杭州房瑄爲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案唐房瑄傳。瑄河南人。亦未爲鹽官令。此疑有誤。
驪山華清宮。天寶中植松柏徧滿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嶺之上。最爲嶄絕。次南卽長生殿。殿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卽御湯。周環數丈。悉砌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甕。連腹異口。甕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自蓮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湯西南卽妃子湯。湯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于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而下。鑿作暗竇。走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後人爲也。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敲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存。張宏靖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北邙山。元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鄴西鼓山。東北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于高巒。靈響特驚于四表。案說文。鉦似鈴。小者爲鏡。周禮以金鏡止鼓。然則鉦鼓雖同類。鉦乃以金爲之。直謂石鼓爲神鉦。失其義矣。高齊時。石鼓鳴。未幾而齊滅。隋季又鳴。無何海內崩亂。近天寶末。石鼓復鳴。俄而幽燕俶擾。記傳臨海。零陵南康建平。天水諸處。皆有石鼓。其說多同。晉武帝時。吳郡臨平湖岸崩。出一石鼓。扣之不鳴。張華云。取蜀郡桐木作魚形。擊之則鳴。于是聲聞數十里。後十六國迭據。三百餘年。攻戰不息。是石鼓之鳴。咸非吉徵也。

費縣西漏澤者漫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卽自浮溢。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卽如掃。一夕而乾焉。蕭穎士以年代莫詳。記載所闕。信殊異也。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有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疲于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賀監爲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爲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慘澹矣。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鉤線。白曰。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線。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宰相竦然。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天寶中爲滄陽尉。刺史房瑄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會中使至州。瑄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却還。云被額。房公顧左右。何名爲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斂笏對曰。查名詆訶爲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可笑。識額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爲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多近猥僻。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元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上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戟神節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

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譔。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譔。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爲。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于。禮。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勞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壞決。乃以鐵數千萬片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卽依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一晝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冬夏短長。雲陰月晦。一無所差。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祖。跌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後吾知免爲宮婢矣。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有烏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世世名烏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且前定矣。況官與壽乎。杜亞在淮南競渡探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杜鴻漸爲都統。并副元帥。王縉代之。鴻漸謂人曰。一箇月乞索兒一萬貫錢。蓋計使料多。以此詰俸錢都數也。

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子儀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卽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如龍，每一嘶羣馬聳耳，身被九花，故以爲名。

郭汾陽雖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每收書反之右，斲下者以爲逐日須至文帖，餘悉卷貯。每至歲終，則散與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所斲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吏不暇剪正，隨斜曲聯糊。一日所用斲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召，覺愈于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鑽勢，加于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榘其書而斲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原註〕言不廢折刃也。時人遂效之，其製益妙。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敕營甲第，瓌材之美爲京城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爲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卽位，宰輔及朝士當權，爭修第舍，頗爲煩弊。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原註〕續世說：明皇爲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帶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于廚廡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箴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投，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中書令郭子儀勳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出入。

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張曇爲郭汾陽從事，家嘗有怪，問于術者，對曰：大禍將至，唯休退可免。曇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見血，有尼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而杖之，其後曇言語有失，汾陽銜之，又屢言同列事，或獨後見多值，方宴罷在姬所，不可白事，必抑門者令通。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已益不平，後因謂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杖死。

李太尉光弼鎮徐北，拒賊衝急，總諸道兵馬征討之，務皆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儉、參明練庶務，應接如流，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判官商量，將校見儉禮數如見太尉，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能任人。

代宗時，百寮立班良久，閣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對，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敕使反也，屯兵無數，何不捍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駭而退，因此罷議。

顏真卿爲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爲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

矣。未幾果然。

柳相初名載。後改爲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鬪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泣諫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相載用李紆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爲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可難堪。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紆。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騰。騰弟淮。王縉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入八元數。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阿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紆樂探異語。使僕者訪八錢之義。答只是衣短七耳。同列爲言。紆甚慙。

元載擅權多年。客有爲都盧緣橦歌。欲諷其至危之勢。覽之泣下。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免。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死也。主

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顏真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詩美下嫁。書傳築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蕩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起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常樂紜。匡復之師。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于一身。鄰太虛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帝女之崇。于斯爲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吳君曰令珪。嘗游宦蜀中。使道士勾規占之。規驚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爲人君。女爲公主。嫁于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卽能孺慕。育于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穠華秀整。令德芬馨。婉孌發于天姿。肅雍形于鑒寐。奉今上以悌達。事韋妃如所生。繇是特爲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績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略。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旣望封和政公主。降于河東柳潭。旣筭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唐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下善謙尊。而休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胄曹。轉潁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人門第一。選尙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旣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乘彝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胥

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竭力供侍。不務華采。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大參朝。天旅進。媢然班紘之內。迺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洎凶羯亂常。潼關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孀嫠屏居。誰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餼之事。伯姒華陰楊氏。太真妃之姊也。貴倖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黷。思未綢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唯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贍。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己子。雖其密親。罔或能辨。柳之親昵。伯仲姊妹。隱微將迎。唯恐不至。糾遯疏屬。撫循惇嫠。繇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互或未周。嬰孩罔及。每至伏臘。祔祠烝嘗。必具禮衣花釵之飾。以躬中饋。堂室之奠。式燕孫謀。豈無婢使。委性純儉。不以迄成。先聖休之。寶書清問。秋八月。元宗至蜀。仍舊邑。而册公主。以潭爲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興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闔關。臨視誅討。駙馬率領家豎。折衝張義童等。鬪于門中。公主及寧國。鼓弓迭進。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時宰。具以表聞。元宗自繫誥示。先帝懇讓。莫當策勳。遂寢。今上之爲元帥也。躬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摧兇寇。如振槁。勞旋方及。帑藏其空。公主質遷。有無億則屢中。數逾千萬。悉昇縣官。論者難之。肅宗彌留。衆皆迭侍。主獨瞻依。不去于旁。帝有間。盡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賚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貞。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陵遷窆。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罄家有無。以

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荆南，慰薦諸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陝，憂主乏匱，乃命中使，屢敕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令肅給。主以國用罄空，退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其能饜饕，首冒國經，唯請名香數斤，施于佛寺，爲上祈福而已。」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藍縷膩囊，襁負鱗次，竭其資斧。親自贍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於頓，于傳置羣盜蝟起，奄及驛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家奴之死靡他。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薛氏，遺孤四人，分宅居之，皆俾成立。萊莘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縟。雅好組紉，駙馬裳衣，必親裁紵。爰及子女，罔衣綺紈，綻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恣迪檢押。廣德二年春二月，歸于上都。諸主高會議際，夫黨觀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爲時經百罹，粗略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聞必不悅。諸主驟然，競崇討習，禮之降殺，親之薄厚，翕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圍視無色。主既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間，主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寢殿，乃悉索闕遺，備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負來，因爾退歸。遲明誕育，展轉惓悵，不能彌忘。時屬炎暘，熱病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于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書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漣漣孔懷，如失手臂，曰：「予此妹，國之鴻寶。」方期同樂，云如何殂。嗟哉！天實爲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

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招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齠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籲昊天而仁覆永絕。哺以滋旨。噙而莫就。其爲酷痛。曷愈于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素服轅輓。主之薨也。踣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秣。畜猶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薨。馭馬先殞。捐館之夕。游神別墅。乘之周麾。徧勞。愁遺。俾屏不逮。田客兼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髣髴猶見。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于駙馬。大義敦肅。不恃倪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于名利。願究衛生之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真宗。故于他時。並受法錄。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勗者。則心有慊焉。率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爲死生恆理。先後之間。若幸啓手足。必當縱我以道服。瘞我于支提。往來行言。時見存恤。則所懷足矣。子若不諱。我若此身未亡。灑掃塋壙。出入窀穸。奉君周旋。噫嘻。于斯之時。以爲謔浪。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蒙允許。粵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暈試祕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虔窆公主于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嗚呼。風詠裝裳。史稱彤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寶能逮下。忠以導君。躬德音容。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縣古。孰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于舊史。少識前載。歷考往代。釐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壺則家風。每挹如賓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穠矣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音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于柳。猗那自久。金石著盟。琴瑟斯友。家道

母師奄摧邦令。一人痛毒。九有悲詠。詔葬于何。銅人之阿。支提鬱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滂沱。永泰中大。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有晉大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按高氏緯略。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鷲。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詠歌。憂則嗟嘆。思則嘯吟。詩云有女吶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君詠云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鷲。狀其聲氣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爲琴。崇飾過甚。余不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略無蹙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非動脣之謂也。天寶末。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能作鼓霹靂之引。初則聲發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寫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聞者莫不傾慄。

至德二年。敕天下州縣。重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歷初。稅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使。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罷。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者。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于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百萬者。在朝有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匭。宮苑。閑廐。左右。巡分。案。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銜。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權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復。選補。會盟。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爲權臣。所綰州縣所理。後屬中人者。有之。

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于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樂白投之。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大歷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屬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衝。朝見則在西。常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在癸。則虹見當在丙。常時虹影穹崇。舉目而望。今虹在北。又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茲遠矣。略計此當在斗極之北。斗極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遼闊。故北方不得而見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宏靖也。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六

補遺起德宗至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鑒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鄒惟素。諸人皆談畢。鑒虛曰。諸奏事云元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羅銘。講罷。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章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而墻。對東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興。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愨郎。案愨字字書無之。疑誤。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宏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又韋渠牟曾爲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爲仙帝。臣道合爲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爲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

趙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卽訊。涓因歷墻圍。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旣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旣深。與觀

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公廳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處畫。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救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後適元士會，以流落終。」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爲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固圍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爲裴鄽妻者。〔原註〕鄽卽魯公之親表姪。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翦綵者，頗善承事。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啓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穆護。〔原註〕穆護卽魯公男順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難言至此。至蔡州，責希烈反逆無狀，竟不敢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恐。潛命獻食者饋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縊之。魯公曰：「老夫受籙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今贈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

仁寺咸遵遺旨啓棺如生（原註）柳製魯公挽歌詞曰。殺身終不恨。歸喪遂如生。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顏之推俱爲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修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齎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禮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慎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譴謫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酺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諠譁者命小吏錄奏次卽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爲太子太師使蔡歎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建中初關播爲給事中尉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爲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鑠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末支其

顧三四輩執轡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噉。有不可馭之狀。幼清逼而察之。訊于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萬易之。馬主尙慙其多。旣而聚觀者數百輩。訝幼清之決也。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俾雜鶯輩槽棧。陷敗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齧蹂奮。蹇破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發而爲狂躁。則無不爲也。旣晡。觀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徐而前。語之曰。爾材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鏤結雜穢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飾。別其阜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一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父。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嗣曹王臯有巧思。精于器用。爲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持二羯鼓。謁臯。臯見捲曰。此至寶也。指鋼勺之狀。寶佐皆莫曉。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料。自選其極平者。遂量重二捲于杵心。油注捲中。滿不浸漏。其脂合無際。臯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服其識。賓府潛問客。宜償幾何。答曰。不過二百五緡。及遺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夷堅錄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有士子以雙鐵捲賣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價。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捲重重安盤中。灌水其中。曾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某案南卓郎中羯鼓錄。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捲事。則敦素之記非耶。

宋沈爲太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呂。忽因于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聞有一是近制。某請一人循

也。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曾送客至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至左藏門。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鎔鑄獨工。不與衆者掇。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

貞元中。張茂宗尙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諡爲貞穆。有司擇日策命。唐已來。公主卽有追封者。未有加諡者。公主追諡自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場爲左神策護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護中尉。某月又以張尙進爲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貞元中。賈全爲杭州于西湖造亭。爲賈公亭。未五六十年廢。案卷五一條。杭州房瑄爲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賈全事誤作房瑄。而王讜采據各書。遂兩著之。今無可參校。亦姑並存。

貞元中。郎中史牟爲權鹽使。有表生二人自鄜來謁。其母仍使子齎一青鹽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庫。杖殺二表生。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請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鎗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臯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臯憂恐。問曰。僕有何命。渭不告。臯劫之曰。與公俱左降。乃告之。臯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奪其靴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德宗復京師。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馬司徒面斥李懷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因此李馬不平。李令常爲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相。二勳臣在朝。德宗嘗令韓晉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在。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李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金吾必奏。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夾練囊絨茶末。使步以進。又發軍食。嘗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連。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謚聞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鈿。欽枕鏡。列於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謚從判官田承寶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謚家知之。走告軍中。計議迎謚。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旣盛。雲梯又壯。縱之恐不能禦。及其尙遠。請以銳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縑居後。約戰酣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公酌酒祝之。詞氣慷慨。士百其勇。須臾風回。舉火縱之。鼓譟而進。梯遂蕩盡。德宗御城樓以觀。衆呼萬歲。

朱泚陷京師。天子幸梁洋。喬琳侍從。至盤屋南谷口。奏德宗曰。臣爲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上甚喜。惜其去不能阻。乃聽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匄。人有布施者。琳戲之曰。尙有常施。後反爲泚作吏。

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親點逆人簿。至琳。上曰：與卿平昔分深。整屋相捨。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判官選。言猶在耳。當時戲談時。朕於爾時惶惶也。左右喝琳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筮。往問之。王每以蠲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爲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快快。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得而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關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適遇上尊號。璆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可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德宗時。楊炎盧杞爲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懲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人。十阻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輟。貞元

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敕。宰相追他官爲之。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以上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爲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嘆曰。卿理虢州。而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鷗羣鳥噪之以獻。上知衆怒。益信之。而竟不用。

相國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則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中庭。有寵妾上清者。曰。今欲啓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爲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具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輩流中不可多得。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當爲我辭。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其人遂下。乃衣縷服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參曰。某罄所有。當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家廟資。今以爲贈。其人曰。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於街中俟之。參依其言。翌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爲。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私第。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觀

後數年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寶參女奴寶參家破填宮得侍上德宗曰寶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物前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泣而言曰寶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甚厚迺者郴州所送納官贓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贊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寶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清言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曰者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寶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恣行媒孽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敕度爲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清望佶至其居會退朝浩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貨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僕又令秣馬飯僕佶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佶而曰憇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絕千匹

李司徒勉爲開封縣尉特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齋其櫬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歎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

人問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廬舍人羣。廬給事宏正相友善。羣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羣日飲高臥。制詔多就宅草之。宏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雪中。羣在假。宏正將欲入省。因過羣。羣方道服於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羣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宏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詣宰府。以求外任。羣曰。奔走權門。所不忍視。臘酒一壺。能其醉否。宏正曰。切欲詣省。羣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我與給事公對食。宏正曰。不可。今日犯冷。已買血蒜羹餐矣。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貢院用情。追責前事。貶信州刺史。

韋太尉之在西川。凡軍士將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精訓練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闢而吞之。同府崔佐特碩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

國子司業韋聿者。臯之兄也。朝中以爲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爲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達諺曰。更有一人。遽問誰。答曰。韋聿。滿座皆笑。

汴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蓋鉅萬計。以贍軍。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引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

請亦請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實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學喜書畫好彈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鄭雲達與王彥伯鄰嘗有客求醫誤造雲達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達曰藥方卽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自是京城目乖宜者爲熱風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也

許尙書孟容與宋濟爲布衣交及許知舉宋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宋乃謁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第數日卒乃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

鄭昞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兩玉簪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壁俱碎昞大叫曰我不痛裹傷命酒酣飲盡興

顧況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況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鑒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

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卽不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譏。待之如初。又舊說顧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卿請席徵秋後意。或曰寒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衆晒之。曰此非在秋後乎。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兩賦。其制尙矣。舊說吏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曰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爲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繫囚配流嶺表。夜發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後約。遂出官。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爲四君子。郎十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爲劇語。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爲設也。卽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於巨胡餅。隔中以椒鼓。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爲古樓子。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佇士元。至馬喉乾如窯。卽命急烹茶。各啜二十餘甌。士元已老。虛冷腹脹。屢辭。馬輒曰。馬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遺絹二百匹。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尙書。及給事。列侍寧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嘗免筭。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試以白裹脩。改進。寧果再飯。宛陵諸季視之。喜形於色。曰非惟免筭。兼當受賞。寧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味。奚進之晚。

曰君家大禍將至舉族恐無遺類庭芝惶恐問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然黃中君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直說形貌服飾令泆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羣從泊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騎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車馬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視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不獲已就其第庭芝出降塔而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甚厚但云貴達之日願以一家爲託鄴侯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原註）庭芝初與鄴侯相值蒟盧生遽至其家云旣遇此人無復憂矣及朱泚之亂庭芝方爲陝府觀察德宗幸奉天遂降賊平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回因第賊臣罪狀請庭芝減死上不許云卿以爲寧王姻黨乎（原註）庭芝姊爲寧王妃鄴侯具白以舊事上乃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黃中君蓋我也謂卿爲鬼谷子何也（原註）或云李氏之先君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田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忽風雪暴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天寒爭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舉進士亦隨駕西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路隘門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箠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秀才他日莫忘閭情及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璟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爲是姚廣女壻。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湖南判官。累授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爲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留爲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爲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旣罷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環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環閒居慕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環因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有官職。誓不敢怨他人也。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謂之曰。公亦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於泌相。兄也。德宗忽記得璟。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張式爲判官。泌因乃奏。璟爲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闕。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爲此官。進拜右丞。不數月。遷尙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位。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春時攜酒乘驢出都門。藉草而眠。旣覺。有老父坐於旁。因以餘杯飲之。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羨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眞者不得假者。卽得苗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司空會爲楊丞相。炎判官。故盧新州見忌。欲出之。公見桑道茂。道茂曰。年內出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東住。皆慘服也。然二人皆身

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其說。緋紫短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嫗。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下。回者必曰。嫗於桑門賣卜。必有異也。筮畢必來覆之。桑言休。則嫗言咎。桑言咎。則嫗言休。厥後中否。嫗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卜呪。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橫。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買罟。或有誤傷一鳥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鳥雀。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寓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吁嘆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爲屯田郎中。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一見州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視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立。相語云。

蔡州用兵日久。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爲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裴中令應舉。詣葫蘆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級之分。試日排高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類賈客之妻。從女奴皆衣服鮮潔。挈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勸置於門闌。門闌失婦人所在。合復在闌傍。公以衫裾衛之。意爲他人所購。冀其主復至。舉人悉集。公獨在門。日晏終不去。久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冤抑。以狀答曰。夫犯刑憲。其案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豐蓄。一寶帶。會有能救護者。與數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卽以予之。婦人再拜泣謝而去。試不及。免罷。一舉他日復訪葫蘆生。生見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蓋近有陰德。

裴晉公爲盜所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乃自爲文以祭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爲王義傳者甚衆。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尙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厨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旣成。將請白居易爲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釋久之。歎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註〕其碑在寺西北。廊王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將以車馬。

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四緡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羈之才立遣依數酬之〔原註〕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緡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後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人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及歸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碓臼絞取所汁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李汧公鎮宣武好琴書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絕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間聲音有二寵奴號秀奴七七善琴箏與歌時遣奏之有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藝不邇聲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常與相隨嘗月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陸令趙儻夫人韋氏卽兵部之姨妹也說汧公徐夫人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中寶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爲之傳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讚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澆鹿蹄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

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石碛縣東。愛渠水。留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管推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敕京兆收葬。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子。李錡據浙西反。納之。錡誅。後入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卽位。尊爲太后。懿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饗。出祭別廟。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窶。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詣寺求食。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冀其來不逮食。後登台輔。出鎮荆南。題詩曰。曾遇閣梨飯。後鐘文昌晚。貴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原註〕或曰此詩是王相播事。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至一宅門闌。然入其廐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擊槽聲。躍出。責以擅入廐。驚懼棄之。而出。鎮淮海。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鍼其項。又以枷擊守獄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旣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語。又擊殺陛下獄卒。所願於聞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

別撰案。愬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尙未立。安得推倒。于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且頓押一字轉牒。天下皆供給承稟。列國止於我疆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古解題曰。相府蓮者。王儉爲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爲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其後語訛爲想夫憐。亦名之醜爾。又有簇拍相府蓮樂苑。曰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句。倩君重唱夕陽開。王維右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夜聞隣婦泣。切切有餘哀。卽問緣何事。征人戰未迴。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應門。

衛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擬。有從子申甫。自江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卽可矣。遂館申甫於別第。未幾撥江南令。將出城。爲次公老僕所遇。不得已見次公。次公詰其由。申甫以實對。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名。驗其籤名。則次公署之也。迺召主吏。貸其罪以問之。吏曰。凡所取押。皆冒次公。嘆曰。某慮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興固不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

崔相羣之鎮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箴。遇乾之大畜。其繇曰。曲束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漚。獨不遇災。及

經王智輿之變。果除祕書監。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爲嘏瞽一日。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段。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旣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至休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爲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蓋而彰。

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坦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猶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贈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並卻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榜尙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麤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旣集省門。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榜也。觀者皆訝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安邑薨於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歟。又曰。李安邑之爲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不勝憤憤。聖顏赧然。翌日罷李丞相。蕃爲太子詹事。蓋與節是蕃之謀也。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爲太子賓客。主饋運者裴之所除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宏始。而增穩妙焉。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爲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寓傳。霞寓由歸州刺史。入爲右衛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脫誤。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請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卽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而奮迅闕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橐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啓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好馬。曰好瑟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

處是過人者。韓曰：其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客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尙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字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尙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隸京西節度使范希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蕃。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便入宴，姑姊妹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尙書相與鄰居時，俱侍御史，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大喜，因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姪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

戲於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遣之而促去。需之孫頊。前國學明經。文哲姪孫繼。爲杭之戎吏。皆說之相符。而並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耶。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原註）失姓名。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尙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別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爲師友。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爲韓文公所知名。聞搢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制策登科。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爲衆所排。文公惜之。爲著諱辯。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尙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速舉。山甫以石留黃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無少異於人者。

令狐楚鎮東平。絢侍行。嘗送親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絢因問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絢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是月。豈非不破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

給。繼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里人賂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經鬼谷子。初仕軍中。曾使河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士。非常人也。從者告之。庭湊馳數里。追及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原註）一云。吾相人未有如此者。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庭湊爲三軍所立。歸省別墅。而庭樹婆娑。陰已合矣。

田令旣爲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哀。授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執。密爲遺表。伏劍而死。

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粧。

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尙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卽位後。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間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尙書王起。禮部尙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

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關。使守舟。餘祭觀舟。關以戈殺之。關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對曰。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藍田縣尉直宏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宏文直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裔綽駁還制。曰。陛下懸爵位本待賢良。今命澆浮。恐非懲勸。柳珪居家不稟義方。奉國豈盡忠節。刑部尙書柳仲郢。詣東上閣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當玷居諫垣。若誣以不孝。卽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權。亦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推韓滉韓臯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不孝。爲士歎之。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擒李虞仲。祇奉人答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

陳夷行字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李洵直當衙論奏。鄭覃楊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驕所拘。紳命鞠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尙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尙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黃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惑於腰壁薛荔。苦其冢婦盧氏。

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尙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當俟正敕也。

王沐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望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于涯之嬖奴導以所欲涯始一召許以微官處之自是旦夕造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卽元輿之宗十年居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至於車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輿謂之從子取明經及第歷祕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守謙朔旦伏謁皆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乃辭往江南元輿亦不問翌日出長安咨嗟自失行及昭中聞元輿之禍（原註）時宰相收捕家族不問親疎皆戮論者以王舒福禍之異皆若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爲侍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幸蓬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闈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獲俘卽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之闈寺卽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爲中使所殺上嗟嘆訓曰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卽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

部尙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構姦蠹。遂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衛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韜。始與瓚相善。瓚先達而奔韜。瓚既重爲所貶。性強躁。憤且死。鄭舍人穀之父。瓚座主也。乃爲書曰。與穀受恩未穀極苦。累十點筆落而卒。案此條未數語難解。疑有脫誤。

李司徒程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骰子。糺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謔。鼓動似受慰之聲。以弔客靴靴答之。連聲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時。官園納苧頭。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苧頭。司徒手拍頭云。著他了也。然後傳語此苧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傅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杜棕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者甚異。棕任四川節度。馬植罷黔中。方赴闕。李一見謂棕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棕未之信。他日又謂棕曰。相公將有禍。

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乃用其言。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闕下。買宅爲生之費。無闕焉。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曰。貴人赴闕。作光祿勳矣。李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悰懿安子壻也。忽內嬖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延英力營救。植素能回上意。事遂止。

杜邠公悰。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遇風。侍者驚廢。渴甚。自潑茶飲。後鎮荆南。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相國未嘗拯濟。節臘一無霑遺。有乘肩輿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無輕重。任其殍殮。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衮。亦中進士。琳與弟玘同在場屋。苦其貧匱。每詣先達。刺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休同年謁之。悰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爲琳釋解者。且言琳衮之子。悰不答。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闕。舟次龜山。風不可進。因策杖登岸。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何言弟子。饒你和尙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筭。以手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傾屬。時永樂蕭相真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筭。復本聽蕭筭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筭。次至宋筭。曰。長官筭。祁不樂。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衛公方秉政。未見間。佇立談讌。頃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者爲憂之。數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死。其

後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頃之爲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改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其爲神。上聞之。曰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盧尚書宏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辨之。皆大笑。

